

# 威尼斯的铜狮子

## 700年前中国造?



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前的石狮

在日前举行的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,最佳女演员奖第三次颁给中国演员,这让本届威尼斯电影节迅速在国内媒体上引爆话题。而作为电影节标志的“威尼斯之狮”在吸引全球众多影迷目光的同时,这一意大利知名文化名片也引起诸多讨论。

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“水城”威尼斯,素有“亚得里亚海明珠”之称,是欧洲最负盛名的旅游城市之一。在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,坐落着号称“世界最美客厅”的圣马可广场。

圣马可广场的入口处,两根高耸的石柱格外引人注目。一根柱顶是屠龙勇士的雕像,另一根则是一只展翅的青铜狮子。相较于“屠龙者”,这只象征威尼斯守护神的飞狮更为人所知,它至今仍作为威尼斯官方徽章中的标识出现。

“威尼斯之狮”是一尊青铜有翼狮雕像,已在圣马可广场上矗立了七百余年。然而,最近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知:意大利考古学家研究表明,这尊被视为欧洲文明图腾的飞狮,极有可能流淌着纯粹的中国血脉。

“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标志性狮子雕像源自古代中国”的说法,早在2024年就已流传甚广。直到今年9月4日,相关研究论文在业界权威期刊《古物》上发表,这一考古推论才变得更具说服力。

中国其实并非狮子的原产地,那么,一个疑问随之而来:这只欧洲的飞狮,何以会是“中国制造”?

### 狮子在中国的传播

在中国古代,汉字里原本没有“狮”这个字。与狮子形象最接近的动物是狻猊(suān nī),传说中龙的九子之一。它更多是一种想象中的神兽,最早见于先秦古籍《穆天子传》。此外,另一个代表“狮子”的字是虬(xiūo)(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谓师子名虬也。”)。

据史料记载,公元87年,西域月氏国向汉朝进贡狮子,这种“殊方异物”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。当时的国人称其为“师子”,一种观点认为,这是古印度梵语“Simha”前缀的音译。后来,随着古人习惯在表示动物的字前加“犬”字旁,“师子”才逐渐演变为今天的“狮子”。

从梵语音译的逻辑来看,狮子在中国的传播与佛教密不可分。实际上的确如此,两者几乎是同时传入中国。《传灯录》记载,释迦降生时“一手指天,一手指地,作狮子吼云:‘天上地下,惟我独尊’。”这段话虽然被一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视作“猖狂”(譬如《拙斋集》评价:“此其猖狂自恣,卒得罪于圣人之门也。”),但也恰恰说明,佛教文化除了慈悲为怀,还有威严勇猛的一面。而狮子,就是这种威严的最佳代言人。

尚武的汉朝人立刻被狮子的勇猛所吸引,因此将它的形象用于陵墓,作为镇墓兽守护亡灵。

### 汉朝镇墓兽

中国的镇墓兽文化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,至隋唐达到鼎盛,最终在五代时期逐渐式微。

古人笃定,陵墓内没有神煞或者猛兽镇守,必将“亡灵不安,天曹不管,地府不收,恍惚不定。”为防患鬼怪,

人们会在坟墓内准备各种镇墓神兽。考古发现表明,最早的镇墓兽外形古朴,与汉字“且”相似。后来,“且”字的顶部逐渐长出巨大的鹿角,鹿口中生出獠牙和长舌,镇墓兽的形象才变得恐怖而狰狞。

到了汉朝,随着狮子的传入,凶猛的狮子被选为新的镇墓兽。现存最早的石狮雕刻便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,汉代石狮昂首挺胸、张嘴扬颈,充满生命力,仿佛随时会跃然而起。有它们守着,墓主想必能“高枕无忧”了。

不过令人唏嘘的是,许多汉代石狮如今流落海外,例如意大利都灵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东汉石狮。这件狮子后肢残缺,但从其前腿的跃动姿态中,仍能感受到强大的生命力。它被异国收藏,也为“威尼斯之狮源于中国”的推测提供了某种逻辑上的可能性。

汉代还出现了肩生双翼的飞狮形象。学者推测,这可能跟汉代盛行的升仙思想有关;另一种观点则认为,狮子生翼是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,毕竟,当时西方世界的陵墓、宫殿里,石狮子也总是长翅膀。尽管偶尔会有这种“基因变异”的情况,但总的来说,汉晋时期的镇墓兽创作,还是坚持模仿现实动物的原则。

然而,到了唐朝,狮子被当成了一种来自西域的神兽。《唐国史补》里记载了一个玄乎的故事:“开元末,西国献狮子。至长安西道中,系于驿树,树近井,狮子哮吼,若不自安。俄顷,风雷大至,果有龙出井而去。”

《酉阳杂俎》则“一本正经”地转述,佛经里说用狮子的筋制作琴弦,弹奏时其他的琴弦都会应声而断——这似乎也是在暗示,狮子的吼叫声透露着某种魔力。《酉阳杂俎》的记载或许只是道听途说,但有一位亲历者值得我们关注——宫廷画师阎立本。他在《西旅贡狮子图》中描绘的狮子,外貌特征为“类熊而猴貌,大尾”,毛色漆黑。可惜原作失传,后世大部分画家因从未见过狮子,在临摹时竟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误读: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这只狮子理解成了凶猛的獒。

基于种种传说以及当时工匠们对狮子形象的陌生,



“威尼斯之狮”

工匠们打造的镇墓兽,与其说是狮子,倒不如说是“想象出来的产物”。工匠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,把各种物种的形象来了个大杂烩:鹿角、鹰翅、狮身、人面……硬是把它们“合体”成了一个全新的“生物”。

五代以后,大型镇墓兽逐渐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铁牛、铁猪等普通动物,或者南方长江流域那些奇奇怪怪的“人首鱼身”的臆造生物。宋元时期,随着火葬、纸扎、冥器的流行,墓中的陪葬俑习俗也渐渐走向终点。

### 圣马可广场铜狮的跨国身世之谜

说回圣马可广场上那只飞狮。意大利学者根据它的“精神面貌”,以及其最初铸造材料是从中国长江下游矿区提炼的铜这一关键论据,把它断定为唐朝飞狮。虽然理由非常充分,不过说句实话,这个断定也有不少说不通的地方。

有人就说了,唐代的镇墓兽狮子,尺寸和重量普遍偏小,可威尼斯这只飞狮的“身高体重”是多少呢? 高逾4米,重约3吨。就一只镇墓兽来说,这尺寸大得有点离谱了。

但它真的离谱吗? 2011年出土于山西文水(武则天故乡)的一对唐代蹲狮,高达4.47米,重26吨。那可能是现存最大的唐代石狮雕塑了。所以,威尼斯青铜狮的体型,其实能找到相似的例子。

真正解释不通的,是它的材质和样式。中国古代的镇墓兽,多用漆器、陶瓷或木头,很少用铜这类金属。古人相信,木头更适合灵魂附着(“木主”是“墓主”的谐音),

老谈



汉代镇墓兽

## “威尼斯之狮” 唤起 中意美学共鸣

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青铜飞狮很可能来自中国,至少“部分来自中国”。尽管其最终结论仍在探讨,仍需研究,但已具启示。从“威尼斯之狮”背后的中国元素,到威尼斯电影节多次认可中国电影,中国与意大利相隔万里,为何在文化层面有诸多交流与共鸣?

“这种文化交流与互动如此内在化,以至于人们都辨识不通其中的来源”,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表示,启示在于,中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得非常和谐,使中华文化的“落地化”也变得自然而然。

“这种文化交流现象,我称之为‘文化回流’,即某一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后,将之吸纳并进行创新,再传回外来文化之中并被其本土化的过程。”刘悦笛进一步解释称,“有趣的是,由于文化高度融合,甚至来自不同文化的影响都被忽视了,还以为就是本土文化产生出来的,而且这种现象也是早已存在的。例如,羽扇、团扇源自中国本土,但折扇本是东瀛产物,北宋时期经朝鲜半岛传至中国,并与中华文化紧密融合。”

“威尼斯之狮”可谓威尼斯的象征。狮子并非中国本土动物,但中国人通过对狮子的想象将其本土化了。这座威尼斯之狮与唐代用于守护陵墓的镇墓兽高度形似。据考证,原本头上的长角被切掉了,磨圆的尖耳朵使之更似现实中的狮子,也可以说是,把来自中国本土想象的那部分给“删除”了。

这种造型风格向西方的回流,恰恰证明,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是隐秘而和谐的。这种文化交流与互动如此内在化,以至于人们都辨识不通其中的来源,且融合得非常和谐,使中华文化的“落地化”也变得自然而然。 综合